

我 亲 爱 的 甜 橙 树

(巴西)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
蔚玲 译 著



人的心是很大的，
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。

泽泽

一个让**数亿读者**感动落泪的5岁男孩

一个**爱与温柔**的动人故事

揭示了教育的真谛：

没有爱，就没有教育，就没有道德，就没有一切。（温家宝语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天天出版社

我 亲 爱 的 甜 橙 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天天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5-1529

O Meu Pe de Laranja Lima by José Mauro de Vasconcelos

Copyright © 1968 Editora Melhoramentos Ltda., Brazil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ra Melhoramentos Ltda.

through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, Taipei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亲爱的甜橙树/(巴西)德瓦斯康塞洛斯著;蔚玲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089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德…②蔚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巴西—现代
IV. ①I777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7265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
装帧设计 罗曦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 插页 2

印 数 10001—15000

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893-0

定 价 19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1 第一部

有时，圣诞节出生的是小魔鬼

第一章 小小发现者 / 3

第二章 会说话的甜橙树 / 21

第三章 贫穷伸出干枯的手指 / 41

第四章 小鸟 学校 花儿 / 77

第五章 二人组合 / 103

125 第二部

在苦难中，圣婴出现了

第一章 扒 车 / 127

第二章 征 服 / 141

第三章 老 葡 / 159

第四章 刻骨铭心的两顿揍 / 177

第五章 温柔而奇怪的请求 / 195

第六章 点点滴滴的温柔 / 221

第七章 “曼加拉迪巴”号 / 233

第八章 慢慢老去的树 / 257

第九章 最后的告白 / 261

第一部

有时，圣诞节出生的是小魔鬼



第一章

小小发现者

我们手拉手沿着马路溜达。托托卡一路上都在给我讲生活的道理,我很开心,因为哥哥拉着我的手教给我事情。不过,他是在家外面教我,在家里,我学会了一个人自己发现、自己做事情,所以常常出错,出错的结果总是挨巴掌。我没有挨揍才一两天,他们就又发现了我干的那些错事,于是,又开始骂我是小狗,是魔鬼,是褐色的赖皮猫。还是不说这

些了吧。要不是因为在大街上,我早就唱起歌来了。唱歌是件开心的事情,托托卡不但会唱歌,还会吹口哨。可是,无论我怎么努力学,却一点儿声音也吹不出来。他安慰我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,因为我还没有能吹口哨的嘴呢。不过,虽然我嘴上不能唱,但却能在心里唱。这刚开始是有点儿怪怪的,可是后来却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还记得,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爱唱的一首歌。那时候,她常常站在洗衣池边,用毛巾系在头上遮太阳,腰上系着围裙,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手泡在水里,把肥皂变成好多好多泡泡。然后,她把衣服拧干,晾到绳子上。她把所有洗过的东西都晾到绳子上,还用竹竿把绳子支起来。所有的衣服都是这样。她给福尔哈伯医生家洗衣服赚钱贴补家用。妈妈又高又瘦,可是她很漂亮。她的皮肤是棕色的,头发又黑又直。当她把头发散开的时候,头发一直垂到腰。不过,要说开心,就是她唱歌的时候,这时候,我就在旁边跟着学。

水手,水手,
忧伤的水手,
为了你,水手,



我不惜失去生命。

.....

波浪滔滔，
拍打着沙滩，
远航的水手哟，
我是多么爱你。

.....

水手的爱，
短暂的爱，
船已起锚，
水手去远航。

.....

波浪滔滔，

.....

直到现在，这首歌还是会让我感到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悲伤。

托托卡用力推了我一下。我回过神来。

“怎么啦，泽泽？”

“没怎么，我唱歌呢。”

“唱歌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我肯定聋了。”

难道他连可以在心里唱歌都不知道？我没有说话。要是他不知道，我才不教他呢。

我们来到里约—圣保罗路的路边。

马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车，有卡车、大轿车、马车和自行车。

“听着，泽泽，这很重要，要先看清楚。看看这边，再看看那边，过。”

我们跑过了马路。

“怕吗？”

我其实很害怕，不过，我摇了摇头。

“咱们一起再来一次，然后，我要看看你学会了没有。”

我们返回马路对面。

“这次你自己过。别怕，你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。”

我的心跳加快了。

“好，过。”

我抬腿就跑，几乎一口气跑过了马路。我愣了一下神，他示意我返回。



“这是第一次，你表现还不错。不过，你忘了一件事：必须先看看两边有没有车过来。我可不会老站在这儿给你打手势。回来的时候，咱们再练。走，我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”

他拉着我的手，我们继续慢慢地走。这时，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开口谈我想说的事情。

“托托卡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‘懂事的年龄’重要吗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傻话？”

“是埃德蒙多伯伯说的。他说我‘早熟’，说我快到‘懂事的年龄’了。可是，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。”

“埃德蒙多伯伯是个傻瓜，老爱往你的脑袋里乱塞东西。”

“他不是傻瓜，他可聪明啦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当聪明人，当诗人，还要打领结。哪天我要去照一张打领结的照片。”

“为什么要打领结？”

“因为没有不打领结的诗人。埃德蒙多伯伯给我看杂志上那些诗人的照片，他们全都打着领结。”

“泽泽，他跟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全信。埃德蒙多伯伯有点儿疯疯癫癫的，有点儿爱骗人。”

“那他是婊子养的吗？”

“瞧，你就是老说脏话才被打耳光的。埃德蒙多伯伯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只是说他有点儿疯疯癫癫的，有点儿不着调。”

“你说他骗人。”

“这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儿。”

“有关系，就是有关系。那天，爸爸和塞韦里诺先生聊天，就是和他一起玩意大利纸牌的那个人，他们说到拉博内先生的时候，爸爸说‘那个婊子养的傻得像驴一样’。可是，谁都没打他耳光啊。”

“大人可以，他们说没关系。”

我们都不说话了。

“埃德蒙多伯伯不是……可是‘疯疯癫癫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托托卡？”

托托卡用手指在脑袋上绕了一圈。

“他不是，就不是。他可好啦，教我好多好多事情。他只打过我一巴掌，还一点儿都没使劲儿。”

托托卡一下跳了起来。

“他打了你一巴掌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特别淘气的时候，就是格洛里亚让我去奶奶丁丁娜



家那次。当时，他想看报纸，可是找不到眼镜。他找啊，找啊，哪儿也找不到。他问丁丁娜，她也不知道。他们两人把家翻了一个底朝天。后来，我说我知道在哪儿，要是他给我一毛钱买弹球，我就告诉他。他把坎肩拿过来，从兜里掏出一毛钱^①。

“‘给我找来，我给你钱。’

“我从放脏衣服的篮子里掏出了眼镜。结果挨了他一顿骂。‘原来是你干的，你这个小混球！’他打了我屁股一巴掌，也没有给我那一毛钱。”

托托卡笑了起来。

“本来你去奶奶家就是为了省得在家挨打，结果还是没躲过。咱们快点儿走吧，不然，永远也走不到。”

我仍然在想埃德蒙多伯伯。

“托托卡，小孩儿是不是都退休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埃德蒙多伯伯什么都不干还挣钱。他不工作，可是市政府每个月都给他钱。”

^① 原书用了两种巴西 1942 年前的货币单位：托斯通和雷伊斯，为便于阅读，译文统一用中国货币单位代替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小孩儿也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吃饭、睡觉，从爸爸妈妈那儿挣钱。”

“退休可不一样，泽泽，退休的人是工作过很长很长时间的人，他的头发变白了，路也走不动了，就像埃德蒙多伯伯那样。咱们还是别想这些复杂的事情吧。你愿意跟他学，就学去，我可不想跟他学。你就应该和其他小孩一样，你说脏话也就算了，可是别总往自己脑袋瓜儿里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。”

我有点儿不高兴，不想再跟他说话。我也不想唱歌了。在我心里唱歌的小鸟已经飞走了。

我们停住了脚步，托托卡指着一所房子说：

“就是那个。喜欢吗？”

这是一所普通的房子。白色的墙，蓝色的窗户。房门关闭着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“喜欢。可是，咱们干吗要搬到这儿来呢？”

“经常搬家多好啊。”

我们透过篱笆院墙看见房子的一侧有一棵芒果树，另一侧有一棵罗望子树。



“你什么都打听，可就是不明白家里发生的事情。爸爸失业了，是不是？自从半年前他跟斯科特菲尔德先生吵架之后，就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你没看见连拉拉都进工厂上班去了吗？妈妈也要去城里的纺织厂上班了，你不知道？给我听清楚，你这个傻瓜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攒钱付这个新家的房租。咱们原来的那个房子，爸爸已经八个月没有交房租了。你还小，不懂这些伤心的事情。过些天，教堂做弥撒时，我还得去帮忙，这样可以贴补家用。”

他陷入了沉默。

“托托卡，他们会把‘黑豹’和那两只‘狮子’带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当然会啦，还得靠我这个劳动力去拆鸡窝呢。”

他温柔又有些悲哀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负责拆除动物园，还要在这边重新搭一个。”

我放心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得发明一个新游戏逗我的小弟弟路易斯玩了。

“瞧，泽泽，我对你多好啊，现在你得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学会‘那个’的？……”

“我发誓，托托卡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”

“你骗人，你肯定跟什么人学过。”

“我一点儿都没学，没人教我。如果说有人教我的话，只可能是‘魔鬼’趁我睡觉的时候教我的，冉迪拉说‘魔鬼’是我干爸。”

托托卡糊涂了。一开始，他还敲着我的脑袋逼我说，可是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“谁都不可能自己学会那种事情。”

说完，他不做声了，因为真的没有人看见有人教我任何东西。这真是一个谜。

我想起一星期前让全家人目瞪口呆的那件事情。事情是从丁丁娜家开始的。当时，我坐在埃德蒙多伯伯身边，他正在看报。

“伯伯。”

“什么事，孩子？”

他像所有的大人和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把眼镜拉到鼻子尖上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认字的？”

“差不多六七岁的时候吧。”

“五岁的人可以学会认字吗？”



“可以不可以嘛——可以。但是，没人愿意这么做，因为孩子还太小呢。”

“你是怎么学会认字的？”

“和别人一样啊，从识字课本上学的，B加上A，念‘ba’。”

“所有的人都得这样学？”

“据我所知是这样的。”

“真的？所有的人都这样？”

他困惑地看着我。

“瞧你，泽泽，所有的人都得这么学。好了，让我看完我的报纸吧，你去后院看看有没有番石榴。”

他重新戴好眼镜，准备集中精力看报纸。可是，我不想走开。

“真没劲！”

他听到我的叹息，再次把眼镜拉到了鼻子尖上。

“别在这儿哼唧了，等你想……”

“人家走了那么远的路从家里来，就为了跟你说一件事。”

“那好，说吧。”

“不，那不行，你得先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去领退休金。”

“后天。”